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

鲁迅

研究论集

LUXUN

YANJIU LUNJI



周蕊秀 著

怎样达到与鲁迅本体的深度契合，怎样科学地而非实用主义地实现鲁迅研究的价值效应，这是作者多年来努力追求的目标。持历史主义态度，从鲁迅所处的复杂关系及其变化中分析问题，就可能逐渐达到与鲁迅本体的契合，这是作者多年来研究中的体会。朴实是本书的主要特色。

中国文史出版社

鲁迅研究论集

周蕊秀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研究论集/周蕙秀著.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5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 第6辑/陈星主编)

ISBN 7-5034-1619-X/G·0307

I. 鲁… II. 周… III. 鲁迅著作—文学研究—文集 IV. I21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4478 号

鲁迅研究论集

责任编辑:方正 封面设计:福瑞来书装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址: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刷: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邮编:101109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17.5

字数:487 千字

印数:1000 册

版次: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全套定价:300.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总序

张立文

近代以来,西学潮水般地涌进,激烈冲击着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为适应于世界学术文化的发展,中国知识精英们纷纷吸纳西学。这种中西学术文化的交往和碰撞,是促使学术文化转型和发展的动力。罗素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①中西学术文化的交流,使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向现代转变。

中国学术文化在学习、接纳、引进西学的过程中,按西学的学科分门别类,以现在话语说便是与世界学术文化接轨。接轨意蕴着痛苦的冲突和融合:一是要转变传统学术文化的思维方式、立场观点、价值观念、评价标准,以适应西学的需要;二是要肢解传统学术文化的有机整体,选出符合于西学学科名之者的资料而叙述之,不符合于西学学科名之者的资料则抛弃之;三是变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主体的自我发展演化为被动的、受制于人的发展演化;四是要放弃一些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学科范式和学术规范,照着西方学科范式和学术规范讲。在中西学术文化的交流中,有得必有失,有收获也必有牺牲,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如何得多失少,收多损少,这便大有讲究。主张学术文化“全盘西化”者,“一边倒”学苏联者,则得少失多;学术文化保守主义者、国粹主义者,则失少得少,两者在得少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① 罗素:《中西文明比较》,胡品清译,《一个自由人的崇拜》,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在中西学术文化交流中,如何得多失少?应选择融突而和合转生的方式。印度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学术文化,在汉代传入中国后,便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生冲突,展开了“沙门敬不敬王”、“神灭不灭”、“因果有无报应”、以及“空有”、“夷夏”、“化胡”等辩论。到唐韩愈主张对佛教文化采取“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①的简单拒斥方法,而柳宗元主张“统合儒释”,出入佛道。柳氏在回答韩愈指责他为什么不斥佛时说:“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②柳宗元在当时对待儒、释、道三教的态度:一是以平等、同情的立场和视角看待三教,不扬此薄彼,或尊彼卑此;二是出入儒、释、道三教,才能深入各家学术思想的堂奥,既悉其本真,又知其长短;三是在出入儒、释、道之中,明三教冲突之所在,才能悉三教融合的关键。在这里冲突也是一种融合的方式,所以不能排斥冲突,而应融合冲突;四是吾所取于佛、道者,与《易》、《论语》合。换言之,柳宗元是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出发,以《易》、《论语》为“取”的标准,不是以佛、道为“取”的标准,即取佛、道以合于《易》、《论语》,而不是相反,从而在“统合儒释”中发展中国学术文化。

韩、柳两人对待外来学术文化与本土传统学术文化的立场、态度及其“取”法,对后世宋明学术文化影响巨大。宋初一派以“夷夏”、“费财”之辩拒斥佛教;另一派出入佛道,无论是张载、二程,还是朱熹、陆九渊、王守仁,都累年尽究佛、老之说,而后反求诸《六经》,终于在儒、释、道三教融突中和合转生为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学术发展的历史说明,粗暴的批判,取缔的暴力,激烈的拒斥,并不能消除一种思想、学说、理念对于人的思维、心灵的渗透和影响。韩愈主张对佛教采取强制僧侣还俗,焚毁经卷,没收庙产的做法,并没有阻止佛教的继续传播和发展。在唐代,绝大部分第一流知识精英与佛、道有很好的交往,以至相

① 韩愈:《原道》,《韩昌黎集》卷Ⅱ,《国学基本丛书》本。

② 柳宗元:《送僧浩初序》,《柳宗元集》卷25,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73—674页。

信佛、道,出现了一批伟大的宗教家,而没有造就伟大的儒学哲学家。伟大的儒学哲学家应该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统合儒、释、道三教之学者,宋明理学家沿着融合儒、释、道三教道路,出入佛老,反诸《四书》,和合转生,而开出理学的新学风、新思维、新理论。

在当今中、西、马学术文化交流互动的情境下,学术界在改革开放以后清算了极左思潮,开创了学术的春天,营造了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说理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鼓励大胆探索,主张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既不要把学术探讨中出现的问题当作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倾向性问题当作一般学术问题,明确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为学术研究和讨论松了绑。在这种学术的氛围中,中、西、马学术文化的冲突、融合,而喷发出智慧之光,中华学术文化在吸纳西、马学术文化中,和合转生为新的学术文化;西、马学术文化在中国化过程中,成为中国化的西、马学术文化。中、西、马学术文化融突和合,生生不息。

无论是中华学术文化的和合转生,还是西、马学术文化的中国化,都应从创新出发,立足于创新,落实于创新,创新是学术文化发展的硬道理。我们“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我们要“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我们要“努力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积极推动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这里所说的“三个解放”,就为中华学术文化的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的“三个创新”,营造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机遇和优越氛围。我们应该有下地狱的精神和盗天火的勇气来实现中华学术的这“三个创新”,建构中华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便是从这“三个创新”契入,回应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冲突和危机。他们各自从教育学、中西哲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心理学、逻辑学、新闻学、语言

学、科学等多视角、多层面探索问题。并以强烈的问题意识,接触各种学术文化中的深层问题,提出种种化解之道。既有对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继承和新诠释,又有对西方学术文化的吸收和新诠释。在融突“古今中西”学术文化中,尊重知识,尊重人品,尊重人才,尊重创新,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那末实现“三个创新”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是为序。

2004.4.6

于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

序

张恩和

鲁迅研究由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显学”地位到现在的有些低落，已经是许多人都看得见的事实。我这里没有用“衰落”或“式微”这样的词，是因为在感情上不想用它，也恐怕自己估计过于悲观，可能不尽符合实际。不过，这些年，批评鲁迅的缺点，热心鲁迅的“阴暗面”，指斥鲁迅为“老石头”，以至对研究鲁迅的人溢之曰“吃鲁迅饭”，颇有点看不起的味道，则一波接着一波，想回避，想视而不见，均不可能。早在1994年，我就写过一篇小文《远去的鲁迅》，指出了这一势头，说“这几年鲁迅研究明显地备受冷落，鲁迅研究已经成了一种冷门学问；而社会人们对鲁迅的印象和需要，对他的感情和兴趣，也明显地日趋冷淡。”原因当然是复杂的，反躬自省，原因之一恐怕就是我们有些研究者没有把鲁迅研究当成严肃的工作（更不用说是当作神圣的工作），不是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做研究，而是“玩花活”，说的写的是一套，实际做的又是一套。也是在那篇小文中我就说过：“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我们这些鲁迅研究工作者即我们这些鲁迅的徒子徒孙们，也即人家所谓的吃鲁迅饭者，我们自己是否真正敬仰鲁迅，真正按鲁迅的做人原则做人，还是不过拿鲁迅作敲门砖，仅仅是为吃鲁迅饭而吃鲁迅饭。我们许多人确实靠鲁迅拿了钱，当了官，评上了职称，住上了房子。然而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是否真是像不久前去世的许杰先生所说的那样‘用鲁迅精神来学习鲁迅’？我们不是有些人嘴里唱着学习和继承鲁迅的高

调,实际上干的事情离鲁迅的原则却十分地远吗?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看到了解鲁迅,学习鲁迅不过是那么回事,看到研究鲁迅的专家也不过如此,又怎样能对鲁迅发生兴趣,产生感情呢?”

不过,应该看到,大多数鲁迅研究者还是在认真严肃地工作着的,他们把研究鲁迅作为自己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努力地“用鲁迅精神来学习鲁迅”,有一点体会和成绩,就感到无比的喜悦。他们甘于寂寞,不计得失,踏踏实实,只要做了一点对鲁迅研究有益的事就高兴。他们是真正敬仰鲁迅,真正按鲁迅的原则做人。这中间有一位就是我熟悉的周蓊秀教授。

周蓊秀教授和我有着“三同”(同学、同乡、同行)关系,交谊达半个世纪。几十年来他一直从事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辛勤耕耘,埋头问学,认识他的一些朋友对他的深厚功底和勤奋精神都交口称赞。他做学问的一个特点是扎扎实实,不事张扬,很像鲁迅说的是一头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而且挤出就完,不讲包装,更从不标榜自己的“奶”里含钙,没有掺水。也许因为地缘关系,他长期在老区工作,加上参加学术活动较少,平时又不爱多和朋友交流,所以认识他的人不多。但他发表的一些文章颇能引起人们注意,虽谈不上产生多大轰动效应,却一般反映良好,一些资深学者专家如王瑶、李何林、唐弢、陈涌等,都对他的文章或口头或书面给予过肯定和赞赏。应该说,这在一般搞鲁迅研究的人当中也是比较突出的。

周蓊秀教授的鲁迅研究视野开阔,成绩可观。据他自己说,他的第一篇关于鲁迅研究的文章发表于1979年(写于1978年),到今天是整25年。在这20多年中,他写鲁迅研究的文章大小小有80余篇,不但说明他的勤奋,也说明他产量高。有意思的是,他的第一篇文章《〈狂人日记〉蠡测》是针对我1963年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一篇文章《对狂人的一点认识》提出的不同看法。我在写这篇文章之前虽然也发过别篇文章,但有关鲁迅研究这也是第一篇。因此,可以说我们两人

的研究鲁迅同样是从研究《狂人日记》起步的。不过,我感到渐愧的是,我起步的时间虽然比他早 15 年,但因种种原因(包括十年浩劫的荒毁和耽误),鲁迅研究的文章写得比他少许多,其中不可辩解的恐怕也还是不如他勤奋吧。文章写得多,其实不只是一个勤奋问题,更重要的是视野是否开阔,所谓“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能否发现问题,思考问题。从他结集的文章看,他对鲁迅的审视是全方位的,不但对鲁迅的思想、创作有广泛深入的理解,且对别人研究鲁迅也都十分关心,十分重视。他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研究了许多鲁迅研究家对鲁迅的研究,评估他们的得失,找出他们的特点,从中借鉴方法,吸取营养。对于鲁迅研究一般的态势、动向以及人们关心的问题,他都密切关注,了然于心。即以他这些文章中有许多篇什是和人进行商榷讨论,就说明问题。许多人可能对这一点不太在意,不太重视。其实,写这类商榷讨论文章,并不是件简单的事,一是要关心动态,广泛涉猎;二是不仅一般浏览,而要认真读,发现问题;三是要(并且能)动员自己的积累加以比照,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最后,则是要有勇气,敢提出争论。有些人可能在某一侧面,对于某一问题,有自己的看法,而要在许多方面,对许多问题,都能提出看法,则要求有开阔的视野,并不是只有勇气就可以的。

最后,我还想说一件周慈秀教授不大为人所知的事,即上世纪 80 年代初,他即被委任为一所高等专科学校校长,取得地厅级身份,跻身于“高干”行列。但他并不以此为人生追求,更不把它作为炫耀的资本,而是在认真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仍不倦从事鲁迅研究工作。后来,他感到自己实在不堪行政工作的重负,不适于做领导工作,即毅然辞去在一般人看来具有权势的职务,回到原来的岗位,专心从事教学研究工作。这在许多人看来是很难理解的。看看周围,不用说官场,即便是学界,多少人为谋得一官半职孜孜不倦,梦寐以求,一旦获得一点职位和级别后,则又是怎样得意忘形,四处显摆,连过去装门面的一点清高和自尊也不要,让人感到俗不可耐。我想,“用鲁迅精神学习鲁迅,

研究鲁迅”，于这些人是口是心非，对牛弹琴，于周蕙秀教授则是身体力行，值得钦佩。也正因为此，周蕙秀教授在他出版这本论文集时，要我这个老朋友写几句话，我是不敢违命，也是乐于从命的。至于他一定要把这作为论文集的“序”，我想，现在有的专家出书让年轻人甚至是自己的学生写序已不鲜见，作为老同学老朋友，说它是“序”就是“序”吧。

2004年12月11日
于北京北太平庄寓所

目 录

一主两翼:鲁迅启蒙主义思想体系的内在结构	(1)
试论鲁迅早期的社会观	(12)
鲁迅“弃医从文”新论	
——兼论鲁迅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	(21)
论《科学史教篇》的二重品格	
——兼与王冠英同志商榷	(31)
鲁迅论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改革	(43)
洋务学堂和鲁迅思想的发展	
——读《〈呐喊〉自序》札记	(56)
鲁迅南下之潜在缘由分析	(59)
野史与鲁迅的思想	(65)
鲁迅怎样评价孔子	(75)
也谈鲁迅怎样评价屈原	
——兼与郭维森等同志商榷	(89)
瞿秋白、鲁迅论侠文化	
——有感于当前的侠文化热	(99)
关于“京派”“海派”的论争与鲁迅的批评	
——兼与高恒文先生商榷	(113)
鲁迅与左联	
——兼与李新宇先生商榷	(126)
文公直其人和文、鲁之争	(140)
鲁迅与张天翼	(144)
论鲁迅的苏联观	
——新时期出现的新难点试探	(151)

鲁迅的诗论	(165)
琐谈鲁迅对语文教学的意见	(177)
《狂人日记》蠡测	
——与张恩和同志商榷	(181)
关于《故事新编》的思考	(189)
女娲形象:人的价值观念的确立	
——重释《补天》	(202)
鲁迅一篇别具一格的小说	
——《牺牲谟》试析	(208)
论鲁迅小说的创新	(214)
《故乡》一些语句的诠释	(228)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研究札记	(234)
关于《范爱农》	(239)
略论鲁迅的杂文概念	(247)
“譬论”和“串喻”	
——鲁迅杂文艺术论片	(251)
对鲁迅《无题(一枝清采)》诗的新解	(259)
《自嘲》新解	(264)
鲁迅的诗与屈赋	(271)
鲁迅语言艺术举隅	
——谈鲁迅对比喻的运用	(284)
试谈鲁迅的文学评论	(301)
时代的体验,本体的探寻	
——谈矛盾的鲁迅研究	(309)
鲁迅研究重点转移的一个过渡	
——论瞿秋白的鲁迅研究	(320)
一个新的研究格局的正式形成	
——论毛泽东的鲁迅观	(338)

发扬实证主义研究的优长	
——谈许寿裳的鲁迅研究	(348)
经验实证与理论思辨的结合	
——谈冯雪峰的鲁迅研究	(359)
寻觅文学理论之树滋长的沃土	
——胡风是鲁迅创作经验的杰出总结者	(377)
研究鲁迅“不应该看风使舵”	
——谈李何林对鲁迅研究的贡献	(394)
多方的切入,审美的注视	
——谈唐弢的鲁迅研究	(403)
“从宏观的角度进行综合系统的研究”	
——谈王瑶的鲁迅研究	(415)
“要把鲁迅各方面提到理论高度上来研究”	
——论陈涌的鲁迅研究	(425)
价值取向:“重在事实,不在意义”	
——谈周作人的鲁迅研究的得失	(441)
从薄弱环节入手,从宏观整体立论	
——谈巴人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与失误	(454)
实证主义研究的成功与失落	
——谈许广平对鲁迅学建设的贡献	(464)
新路向:论鲁迅研究重点的转移	(482)
社会改革需要鲁迅	(494)
论五四时期现实主义的蜕变	(497)
前进中的困惑	
——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错误消长的扫描	(509)
三个类型 四种关系	
——对我国现代文学思潮发展的考察	(521)

略谈 30 年代文艺报刊与左翼文艺	(532)
-------------------------	-------

后记	(538)
----------	-------

一主两翼:鲁迅启蒙主义 思想体系的内在结构

鲁迅特殊之点首先在于他是一位启蒙主义思想家。其启蒙主义思想有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有着内在结构。它以“立人”观为主体思想,这一主体思想是由双驾马车承载的,这双驾马车,一是他的科学观,一是他的文艺观。一言以蔽之,其启蒙主义思想体系存在“一主两翼”的内在结构。

鲁迅研究自然科学,走了一条与一般科学家不同的道路。其科学观早在其启蒙主义思想建构之前就在形成中。具体地说,其科学观形成于1903年,而其启蒙主义思想的建构则在1906年。他虽然从少年时代起就热爱自然科学,爱读《释草小记》、《释虫小记》、《南方草木状》、《广群芳谱》、《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花镜》等古典自然科学著作,但他接触现代自然科学则是在1899年之后。1899年他考入水师学堂,后转矿路学堂,从此他才了解有所谓格致、算学、地质学等学科,课外还阅读了《天演论》、《化学卫生论》等科学书籍。不过,他在这时尚未形成自己的科学观。标志其科学观之形成的乃是1903年发表的科学论著《中国地质略论》和《说钼》。他在《中国地质略论》中说,“地质学者,地球之进化史也;凡岩石之成因,地壳之构造,皆所深究。取以贡中国,则可以知栾然尘球,无非经历劫变化以来,造成此相;虽涵无量宝藏,足以缮吾生,初无大神秘不可思议之物,存乎其间,以支配吾人之命运。斩绝妄念,文明乃兴。”这段话集中体现了他的科学观。他认为地球有其自身发生发展的历史,地球上的一切(无机物和有机物、低等生物和高等生物),于是形成了今天的诸种形态,没有什么神秘不可思

议之物。他批判了神造说和形而上学观念,将它们称之为“妄念”,把“妄念”和科学对立起来,认为只有批判这些“妄念”,科学才能发展。《说钋》是阐释世界上最新的科学成就的著作,他在《说钋》中说,“自 X 线之研究,而得钋线;由钋线之研究,而生电子说。由是而关于物质之观念,倏一震动,生大变象。”他在该文中还表述了最新的科学观念,即物质的无限可分性以及物质可以转化的观点,体现了自然辩证法的思想,批判了形而上学的观点。可以说,他是站在自然科学前沿的研究工作者,他探索了最新的科学领域,表达了最新的科学观念,倡导了最新的科学方法。

当时,他的科学观是着眼于:物。他研究自然科学是为了“兴业”,为“兴业”而科学。他是把研究自然科学和“兴业”思想联系在一起,是从属于“兴业”。他与当时一些研究自然科学的人没有什么不同,并未表现其特殊之处。当时所谓“洋务”、“维新”云云,就是要在物质层面学习“西人之长”,就是为了“兴业”,这是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期以至留日初期最为时髦的也是进步的社会思潮,它对鲁迅科学观的形成不能不产生影响。他为什么要投考水师学堂、矿路学堂呢?为什么要撰述自然科学著作呢?我觉得和这种广为流行的社会思潮是有联系的。他把在南京的求学称之为“学洋务”。他说,“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①。他谈到在矿路学堂毕业时的思想追求时说,“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来么?实在连自己也茫无把握,没有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的那么容易。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②这里谈他学习自然科学的目的很明确:为了物,为了掘出金银铜铁锡,为了“兴业”。这里所讲的“路”,仍然是指科学“兴业”的路,到国外去是为了探寻科学“兴业”的路。1903 年在日本,他著述并发表《中国地质略论》和《说钋》,着眼

① 《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

② 《朝花夕拾·琐记》。